

左思风力之“风”研究

陈婷萱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西晋文人左思的《咏史诗》八首革新了咏史诗体，被誉为“左思风力”。本文主要研究“左思风力”之“风”，对其内容进行系统论述。根据刘勰及近现代学者们的观点，理清“风”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内涵，即“风”是对文章情感的美学要求。然后，结合钟嵘和近现代文论家的点评，立足于左思的整体诗歌文本具体剖析“左思风力”之“风”刚健向上、激昂慷慨、郁愤讽喻的特征。

关键词：左思；左思风力；咏史

左思，西晋时期的杰出文人，其作品深受前人影响却又独具创新。其成名作《三都赋》引“洛阳纸贵”，而《咏史诗》八首则突破了传统咏史诗的框架，革新了诗体，被誉为“左思风力”。这一风格不仅继承了汉魏的建安精神，还融合了正始之音的苍凉沉郁，展现了落拓人生的愤激情感。

目前，学界对左思的研究或关注左思的生平事迹，或探究左思的文化心态变化，或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左思的人格思想及其诗赋作品的影响，或将左思跟同一时期的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分析咏史诗的诗歌意象等等。综观左思的研究，虽涵盖左思生平、文化心态、人格思想、咏史诗意象等，但专门探讨“左思风力”者较少，且存在研究问题单一、观点片面等问题。

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细致地分析“左思风力”之“风”。作为对文章情感的美学要求，“风”是对作品内容提出的一种审美规范，要求文章感情要真挚、纯正、脱俗、灵动，基调要意气俊爽；表达要鲜明畅、条理清晰，思维要周密，结构要严谨，音韵要流畅，要让读者能产生情感的共鸣。而“左思风力”之“风”充满豪气、境界高洁，语气笔调简练有力，言中有骨，成为后世无数诗人创作的灵感源泉。

一、“左思风力”之“风”内涵辨析

钟嵘在《诗品》中首次明确提到了“风力”这个概念。尽管人们通常习惯用“风骨”这个词来形容诗歌，将“风力”视为与“风骨”相似的概念，但往往容易忽

略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相对忽视了“风力”独特的诗学历史价值和意义。

在《诗品》中，钟嵘将“风力”定义为诗歌中所表现的气势和力度，即诗歌的豪迈和挺拔之气。他认为诗歌应该具有奔放豪迈的气势，以及矫健有力的表达方式。这种风力使诗歌具备了独特的魅力和感染力，能够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和震撼。与“风力”相比，“风骨”更多地强调诗歌的品质和个性。它指的是诗歌作品所展现的风度和品格，表达了诗人的独立风范和独特气质。风骨与诗人的人格、情感以及文化背景等紧密相关，是诗歌个性化的表现。虽然“风力”和“风骨”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了诗歌的个性和独特之处，但它们的侧重点略有不同。风力更侧重于诗歌作品自身的气势和力度，是一种对诗歌表达效果的评价；而风骨更侧重于诗人的品质和独特性，是一种对诗人个性特点的评价。“风力”具有独特的诗学历史价值和意义。

《诗品》中三次明确提到了“风力”。第一次是在批评江左玄言诗时，指出“建安风力尽矣”；第二次是在品评陶渊明的诗时，提到“又协左思风力”；第三次是在论述五言诗的审美标准时，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从这三次提及的情况来看，钟嵘对“风力”概念的应用范围相对较广泛。“建安风力”和“左思风力”旨在确立建安诗与左思诗的审美风范。这两次都着眼于具体的诗歌批评，涉及的对象可能是一个时代或单个的诗人；批评方法则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将建安诗与东晋玄学诗进行对比来区分二者的差异，而将左思与陶渊明进行比较，则强调二者的共同之处。最后，钟嵘将“风力”视作五言诗的审美标准，即构成诗歌美的最基

作者简介：陈婷萱（2001-）女，汉族，湖北黄石人，本科，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本且最重要的特质,可见“风力”是钟嵘诗学批评体系中一个由个别概念上升到一般概念的重要要素。

“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言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从这里可以看出左思的诗歌风格受到了建安七子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刘桢的诗歌风格。刘桢的诗歌继承了乐府古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笔力雄健、风力激荡的特点。左思在继承建安风骨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成为他个人的创新。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也直接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虽有着承继关系,但是两者却有着不同的背景。刘勰曾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概括了建安文学形成的时代原因与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文学风格特点。

左思的文学风格与建安时期的文学风骨有所不同。他不属于邺下文人集团,也不追求形式上的典丽华美,而是承袭了建安时期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批判,展现了一种真实、质朴的文学风格。左思的诗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以独立思考和真挚情感为基础,通过简练有力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他以犀利的笔触揭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复杂。他通过描绘生活中的苦难、痛苦和困境,表达了对社会不公和人类矛盾的思考,展现了他作为一个独立思想者的深度和敏锐。左思的文学成就得益于他独立于门阀制度的身份和思想独立性。他不受世俗权贵的束缚,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实和深度。这种独立性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量,引起了后世文人的广泛关注和赞赏。

二、“左思风力”之“风”的内容特征

“左思风力”之“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2]与以往客观铺叙史事的咏史诗人不同,左思慷慨地以古人自喻,在咏史中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情性,同时借史实抒己怀,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多角度地抒发自由热烈的情感。所以,他的咏史诗才能做到典怨精切,有讽喻的意蕴。与当时流行的拟古繁缛的太康诗风相比,左思这些情调高昂、气势澎湃的诗作自然是独树一帜。强

烈的抒情性也是建安文学的特征,建安诗人们在抒发个人感情、寄托理想的同时,也描绘世积乱离时代的民生疾苦,寄寓作者强烈的同情心。他们在抒发情感的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左思继承了这一特点,因此他的咏史诗呈现出强烈的抒情性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构成“左思风力”之“风”的重要内容。

左思的诗歌作品以其精炼准确的用词和富含深意的意象而闻名,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具有引发联想和传达言外之意的力量。“弱冠弄柔翰,卓犖观群书”这两句诗表达了左思自负自己天生禀赋卓越的文学才华。通过精炼准确的词语和形象的描写,他展现了自己在文学创作和阅读方面的非凡能力。我们来分析诗句中使用的动词和形容词。诗句中的动词“弄”和“观”是非常关键的词语。其中,“弄柔翰”的“柔翰”指的是柔软的笔,而“弄”则表达了左思对于笔的运用的灵活和熟练。通过将“柔翰”与“弄”结合,可以想象到左思在写作过程中自如地操控着柔软的笔,表现出他得心应手、自命不凡的神态。另外,“卓犖观群书”中的“卓犖”则表示高超的样子,“观群书”则暗示了他广泛博览群书的能力。结合起来看,这句诗表达了左思在阅读时的超然状态和通达的见解。通过这些精准的词语和形象的描绘,左思的诗作传达了他对于自己才华的自信 and 对于文学创作的激情。他展现了自己的气骨和力度,同时也表现出对于外部世界的轻视和目空一切的态度。左思的写作风格独特而潇洒,他的诗作中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对于社会的观察。他善于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以此触动读者的心灵。他的诗作充满了豪情壮志,表达了他追求卓越和超越的渴望。

在语言结构上,左思善于通过对比表达不同极端之间的张力。例如,在诗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中,他巧妙地对比了涧底的松树和山上的小苗。通过使用不同的形容词,如“郁郁”和“离离”,他展示了松树的高大和苗的细小,同时突出了两者在地位上的对比。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对比构建了张力和气势,同时也体现了左思对社会不平等和人生困境的思考。在《咏史》八首中,他运用了多处对比来描写了王侯和穷士。当他写王侯时,使用了诸如“离离山上苗”、“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等词句。这些描述展示了王侯的辉煌和显赫地位。而当他描写穷士时,他使用了“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郁郁涧底松”、“落落穷巷士”、“习习笼中鸟”等词句,

突出了穷士的寂寥和落寞。通过重复对比的手法，左思加强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鲜明对比，并进一步增强了诗歌中的张力和气势。这种对比的重复使用使得左思对于贵贱悬殊和才能之士的沦落失意充满了感人力量。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左思表达了不同极端之间的张力，突出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人生的困境。他通过描写高大与细小、辉煌与寂寥的对比，展示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差距，并凸显了人们在面对困境时的无助和无奈。

豪迈气象和明朗刚健的艺术特征也是左思之风的特点。他通过形象的描绘和情感的表达营造出一种宽广豪迈的气势，展现了他的胸怀和意志。在“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这句名句中，左思运用了高大的山岗和滔滔长河的形象，展现了他的高傲和洁身自好的境界。诗中的千仞岗是形容山峰之高，而振衣则表现了诗人的豪放不羁。而濯足万里流则表达了对外界环境的态度，无论清浊，都以自身的洁净为准则。这句诗表现了左思的豪迈和高远之情，给人以振奋和震撼的感受。类似地，在“荆轲饮燕市”一首中，左思赞美了荆轲的豪情壮志和不受拘束的气魄。荆轲酣饮高歌，旁若无人，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荆轲的赞美和对英雄气概的崇敬，体现了左思诗歌中的豪迈气象。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这句话强调了作品中气质和情感的表达对于艺术特征的重要性。左思的诗作正是通过深邃的情感和独特的风格，展现了他的豪迈气象和明朗刚健的艺术特征。他的作品融合了古代和现实，表达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和感悟。

当对“左思风力”进行论述时，前贤时贤提出了许多观点。比如，《晋书·文苑传》中提到“太冲含豪厉载，以赋《三都》，士安见而称善，平原睹而韬翰，匪惟高步当年，故以腾华终古。”^[1]《三都》一诗中融入了豪放的情感，被士人称赞善良，被平原所崇拜，这使得他的才华在当时就受到了广泛认可，世人以他的雄奇风采永垂不朽。赵景深也认为左思是太康时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

他与张协、陆机等人不同，他的诗作展现出豪放的气质。他引用了《咏史》中的一句诗：“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并引述《诗品》中的评价，称他的作品表现出怨恨、讽喻和野性，足以显示出他不是浮华之人，而是有内涵有骨气的作品。刘大杰也对左思的诗作进行了评价，认为左思的风格不同于潘、陆和三张等人的诗作，他的作品既借史事表达怀抱，又通过山水寄寓寓意，或者因时序寄托感慨，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汉魏浪漫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余冠英在《汉魏六朝诗选》中指出，左思的诗歌具有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挺矫健的笔调，这就是钟嵘所称的“左思风力”。他认为这种风力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余冠英还提到左思的诗作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尤为出众，诗中常带有讽喻，意气豪迈，语气简练有力，很少雕琢，继承了汉魏诗的优良传统。

小结

出身寒门的左思纵然才华横溢，但仍长期沉沦下僚，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自己价值的信肯，这些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左思风力”之“风”郁愤讽喻、激昂慷慨、刚健向上的内容特征。他摒弃了形式主义的浮华风格，承袭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通过精练而挺拔的语言和语言结构的张力来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高洁境界，并以个人独立的思想和独特的文学风格在同时代的文人中崭露头角。他的作品通过真实、质朴的语言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触摸，展现了建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为后世文学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 [1]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 吕德申. 钟嵘《诗品》校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127.
- [3] 房玄龄等. 晋书·左思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375-2376.